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4

主編
虞和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 · 中共

中國解放區見聞

中國解放區印象記

我們對於『五五憲草』的意見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大
象
出
版
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4

中共 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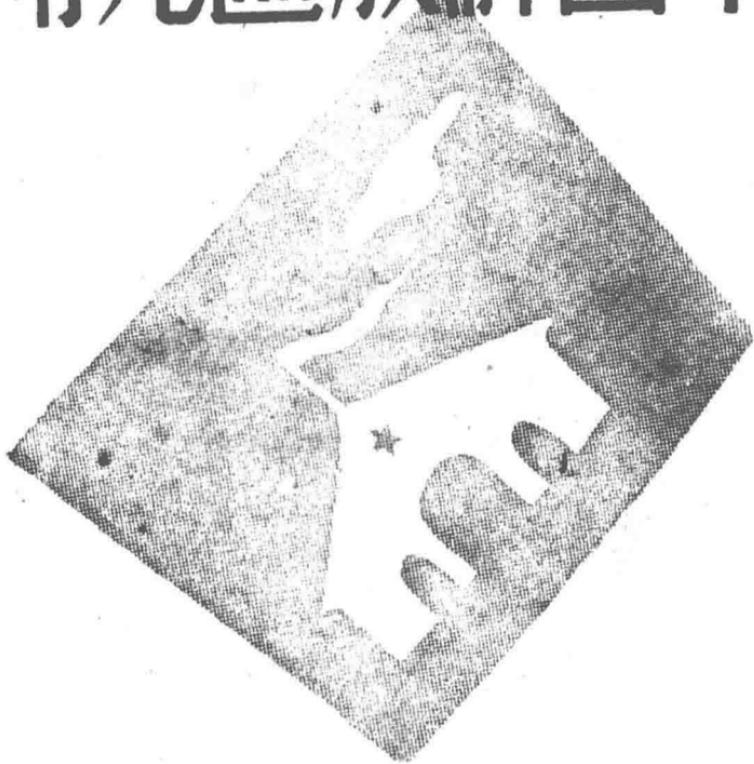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 中國解放區見聞
- 中國解放區印象記
- 我們對於『五五憲草』的意見
- 大後方的民主運動

中 國 解 放 區 見 聞



譯進 朱·著曼爾福·羨

美·福爾曼著
朱進譯

中國解放區見聞

著作者

美·福爾曼

譯者

朱維

發行者

重慶學術社

定價

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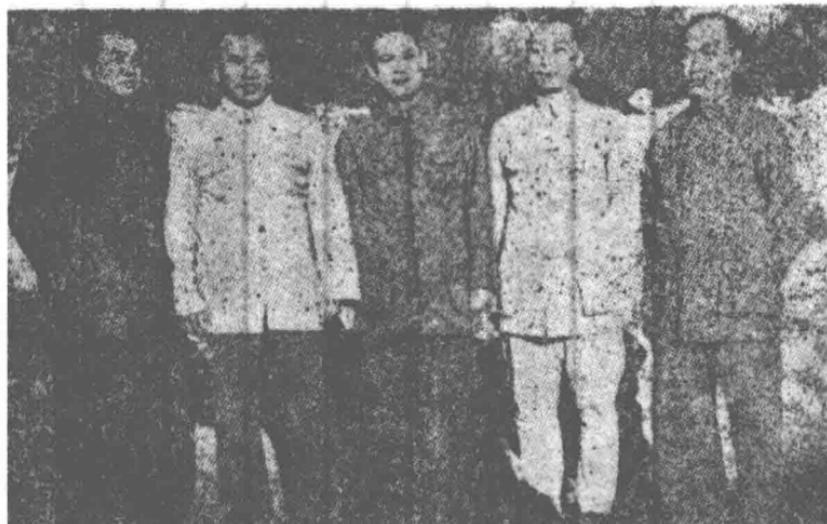
再版

一九四六·四

版權所有



↑ 中共主席毛澤東與其夫人江青女士



中共軍隊之五位高級將領自左至右：十八集
國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總司令朱德，參謀長
蔣劍英，晉察冀邊區總司令林榮德，新四軍

目 錄

柳亞子先生序

一：重慶底緘默	一
二：那是集中營嗎？	八
三：踏進赤區	一四
四：延安	一九
五：混合經濟	二四
六：鄉村民主	三〇
七：生產運動	三八
八：日本人民解放同盟	五六
九：抗日根據地	七九

一〇：軍事記錄

八五

一一：晉察冀邊區

九三

一二：新四軍

一〇一

一三：國民黨對共產黨

一一一

一四：這是共產主義嗎？

一一八

一五：他們是共產黨嗎？

一二七

一六：中國要起內戰嗎？

一三四

後序

一四五

附 錄

和平建國綱領草案

一四九

序

中國的八年抗戰，依靠了大後方人民的血汗，更依靠了敵後解放區人民的血汗，終於在蘇聯紅軍開到了東北以後，完全勝利了。在八年抗戰中間，大後方人民，可歌可泣的事情太多，却還很少有人來記載着。解放區呢，幸運得很，不但有自己的作家來紀載，更有友邦的作家來著書立說，傳播中外。這部國際友人福爾曼先生的中國解放區見聞，也就是其中之一吧！

解放區人民的苦鬥，不但要對付敵人，同時也要對付一切國內頑固落後非民主的法西斯的分子，那當然是非常艱苦的。一切交通的封鎖，經濟的封鎖，文化的封鎖，到今天講起來，還是言之有餘痛吧。靠了國內和國外民主的潮流，靠了各階層民主人士的犧牲奮鬥，終於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終於雙方下了停止內戰的命令，終於執政當局發出了四項政治上的諾言。那末，以後的解放區，應該成爲民主自治示範區，應該成爲國內最先實行三民主義的

實驗區，大概不會再受到各種封鎖的痛苦，和各種頑固落後分子的圍剿吧。紀念舊時的奮鬥，開拓方新的天地，對於這部中國解放區見聞的編譯和出版，我是非常高興地祝頌它，祝頌它能夠成為新中國進步道路上的一塊紀程碑！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亞子於上海

一 重慶底緘默

中國爲自己底生存對日本的絞殺式封鎖進行了數年戰爭，但是，五十餘萬的中國最精銳軍隊卻作對內封鎖之用。這的確是世所罕有的奇觀，這便是中國再爆發內戰的先兆。

我們都知道那個封鎖的存在，那已成爲一個公開的秘密，對於駐在重慶的外國記者那更是一件只可私語而不可公開談論的怪事。我們外國記者誰也不知道封鎖線裏的真象。我們除了引用蔣委員長或其他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們譴責共產黨時所說的『強佔國土』『攻擊國軍』『阻礙抗戰』等罵言之外，在我們底任何快報中絕不許提及共產黨一個字。這種辦法自然而然地激起我們對共產黨的興趣。無論從那個角度看，我們外國記者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共產黨底同情者。中國共產黨宣稱他們在華北及華中掌握了九千餘萬的民衆，這個數目幾乎等於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三，只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便令人感到驚奇。在過去五年間，中國政府從未允許任何記者到共產區。我們曾屢次請求中國政府允許我們去訪問共產區。中國政府對此固

雖未斷然拒絕過，但是，卻始終搪塞地說：『等一等』『現在不方便』『情勢紊亂』等遁辭。

在封鎖線裏究竟發生着什麼事情呢？中國共產黨的確像中央政府所描寫的那樣兇惡嗎？他們是叛變地攻擊中央軍嗎？他們與南京偽組織勾結嗎？他們壓迫民衆嗎？他們逃避對日作戰嗎？他們與俄國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在日本與國民黨底二重封鎖之下怎樣處理一切呢？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基本異點是什麼呢？而且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又是什麼呢？他們在對日戰爭中究竟在作及能作些什麼呢？從純正的新聞立腳點，這些以及其他剝切的問題都需要根據目擊事實與實在事實的回答。但是，在共產黨繼續被封鎖的情形下，我們便無從有機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去年春某日，政府發言人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答覆我們底問題時，公然地否認中國境內有任何封鎖共產區的封鎖線。我們馬上就抓住了這個漏洞，我們作一張直接呈給蔣委員長的請願書，駐在重慶的全世界外國記者在這張請願書上都簽了字。在下一次的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我們把請願書正式地公開地交給政府發言人請他轉呈蔣委員長。使我們大吃一驚的是：蔣介石將軍竟同意我們去訪問共產區而且我們還是以中央政府賓客的資格去訪問。不過我們

等了好幾個月才實際地由重慶出發。

從重慶到寶鶴乘卡車大汽車需時一個禮拜或一個多禮拜，在中國後方卡車與大汽車時常拋錨，有時幾分鐘便可修理好，但是，有時須等好幾天才成。坐飛機兩小時便可到寶鶴。我們得到了特許飛行，六位外國記者與十五位中國記者坐一架由美國人駕駛的大型道格拉斯 DC-3 飛機由重慶啓程。我們被公稱為『西北參觀記者團』。

從寶鶴換火車東行，大約在夜半我們底特別快車到了西安。在燈火輝煌宮殿式的西安車站，有一百位左右的西安名士在歡迎我們。賓主經過了一番介紹及交換過名片之後，我們被接到豪華的西安招待所。我們在西安過了四天很有趣的生活。因為我們是蔣委員長的賓客，所以西安地方政府官員真是不知道如何款待我們是好；因為我們是政府的客人，所以他們應給予我們一切的便利與幫助；因為我們是眼光銳利的新聞記者，所以我們也許會看見他們所避忌的事而得到壞印象。因此之故，在形式上的交往中彼此都是笑容滿面而且更非常客氣，但是，在暗地裏西安的官員們卻監視着我們底一言一動而把它記錄下來。以後我們才知道：那些頑強地拉我們坐車的黃包車夫都是被特別派到招待所的××份子。我們拒絕坐他們底車

的時候，他們便到處尾隨着我們。我們溫和地向他們提出抗議之後，他們才一驚而散。黃包車夫散去之後，隨後便來幾個身穿普通衣服的特務，他們都騎着腳踏車，等我們在街上隨便坐車時，他們便跟在我們後頭。我們以和悅的態度觀看他們底動靜，有時我們對他們笑一笑或逗他們一下。他們一點也擾亂不了我們底心緒。我們不能斷定所有這些特務的行動究竟是出於××命令呢或是出於素與××當局採同一步驟而聞名的西安地方政府底指令呢。

有一天當我走進招待所的時候，一位私人信差遞給我一封信，這封信是用英文寫的，我把它一字不漏地抄在下面，但是，因為這封信的簽字是發信者底真名，所以我只把它略去。

(譯者附註：這封信相當長，暴露了許多詳情，但因此只好不譯。這是對讀者很覺抱歉的。)

初看這封信雖像是半狂人所發出，但是，因為它充滿了特別情報，所以絕不能置若罔

聞。

我們在西安依照各機關的重要性順序地作了四個正式武官訪問。首先我們訪問胡宗南司令部，其次為陝西省主席官邸及國民黨西安支部，最後為臨時國民參政會。胡宗南司令部很豪華且很舒適。被指定的接見人依照官階挨次排列在西太后於義和團之變時逃出北平到了西

安所住的精緻的皇宮，一直排到一個石頭地紙窗戶設備樸素大小約有十五平方呎的屋子裏。在這間屋子裏有三位長鬍子的臨時國民參政會老代表迎接我們。他們都表現了一種局促不安的表情，他們恐怕因一時的不小心而說錯了話。

在司令部，胡宗南底參謀長羅澤闔出來招待我們。他說自己是胡宗南底代表發言人。他穿一雙高過膝蓋的馬靴，及一身漂亮的軍服，他曾扈從蔣委員出席開羅會議。他雖然十分懇切地款待我們，但是我們馬上就嗅出了一股潛在的敵意，他似乎憎惡對我們這些管閒事的外國人表示親切。

使我們吃驚的是：羅澤闔竟坦白地承認中國有封鎖共產黨的封鎖線。他把『封鎖』不叫『封鎖』而美其名曰『包圍掩護區』。他舉了很多理由替自己辯護，第一他堅持地說共產黨不服從軍令，共產黨軍隊在名義上是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底直接指揮，但是他們拒絕在指定的地方駐防。他們違抗閻將軍底命令，恣意渡過黃河東岸非法擴張地盤。此外他們所到之處立即驅除中央政府或國民黨底官吏而代以蘇維埃組織。關於抗戰他們所採的政策是『不打硬仗』『敵進我退』。這種現象在河北山東兩省已層出不窮，在這兩省共產黨故意退

出讓日本人進來。在過去六年間共產黨從未與敵人打過一次仗，所以期待他們今後與日本作戰那更是妄想。你們所樂於稱道的『封鎖』並不是封鎖共產黨而是封鎖日本軍，因為敵人說不定就會從無抵抗的共產區來攻打西安及中國後門。

這的確是一個怪誕的說明，而且也是一個使有智慧的我們不能置信的說明。

在省主席官邸祝紹周也承認中國境內有封鎖共產黨的封鎖線。他鎮靜地說：『那條封鎖線是一條「大溝」。隔不遠有一個「小房子」，每個「小房子」有數十人把守着』。他強調地說：『這條掩護線為防止共產黨非法擴張領土是非常需要的。共產黨頑強地擴張他們底土地，一直到中日戰爭他們底統治區域已三倍於昔日』。

我知道祝紹周所說的『共產黨擴張領土』是百分之百地不確實，因為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勃發數月前我會訪問共產區一次，當時的共產黨底統制區域的確比今天的大，從那時起，中央軍便加緊地把共產黨壓縮回去了，

祝主席責備共產黨，說共產黨殺戮非共產黨；當中央軍與日本軍作戰時叛變地攻擊中央軍；販賣鴉片，邊區三分之一的最肥沃的土地都種了鴉片。這都是毫無根據的辱罵。我在邊

區我到處還逛了五個月，但是，我未看見任何形式的鴉片形跡。